

雪小朵

XUE
XIAODOO
著
THE
AUTHOR

—
Feng
Huang
Zai
Shang
—

凤皇在上

下册

阿朱，你是崆峒储君，自小众星捧月，大可一世顺遂，而我虽避世多年，却背负上古之神的身份，这看似逍遥的生活啊，其实半步都不可行差踏错。

—
Feng
Huang
Zai
Shang
—

凤皇在上

下册

雪小朵
著

THE
XIAODUO
AUTHOR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皇在上 / 雪小朵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500-1665-1

I. ①凤…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7973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 www. bhzwjy. com](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 com](mailto:bhz@bhzwjy.com)

书 名 凤皇在上
作 者 雪小朵
责任编辑 王丰林 袁 蓉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 / 16
印 张 40
字 数 705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1665-1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6-47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凤皇在上
下册



第一章	混沌钟内百年劫	001
第二章	九重天上共赴宴	018
第三章	天玄墟外解婚约	035
第四章	命犯桃花甘如饴	052
第五章	天外来客不好惹	069
第六章	沉香一炉入幻境	086
第七章	缠绵悱恻故梦中	102
第八章	欢喜姻缘藏玄机	119
第九章	惊天动地崆峒劫	137
第十章	劫后归来入幻域	153

目录

凤皇在上 下册



第十一章	邪神降世八荒动	170
第十二章	噬心蛊虫体内种	186
第十三章	心魔成蛊嫌隙生	199
第十四章	私盗至宝弃神位	222
第十五章	情意相通口难开	239
第十六章	当众逼婚芳华山	258
第十七章	爱恨入骨与君诀	277
第十八章	竹篮打水一场空	291
终章	繁华落尽归原点	306
番外	夫妻双双把家还	320

第

一

章



混沌钟内百年劫

近来数月，因锦嫔长公主的寿诞将至，九重天一派热闹气象。自一个月前开始，就陆陆续续有贺仪自四海八荒送至天上，几乎每日都能够看到满载奇珍异宝的香车宝马飞往清染宫方向。与清染宫相隔不远的长乐界饱受其扰，听说青玄君不胜其扰，只得暂时去友人那里躲清闲。

说起这位锦嫔长公主，她乃天帝胞妹，是九州八荒难得的美人，又加上至今尚无出嫁的动静，自然成为许多单身男神仙觊觎的对象。不过，她性格孤傲，普通的青年才俊根本看不入眼，否则，也不会八万岁高龄了仍然打着光棍。

尽管明知俘获美人芳心难度很大，却仍有许多男神仙抵挡不住做天帝妹夫的诱惑，暗自将主意打到这位公主的身上，可她性格冷傲，不常参与交际应酬，她的寿宴，便成了接近她的唯一途径，为了得到清染宫的请帖，四海八荒的男神仙都在贺礼上下足了功夫，期待能够得到美人的青睐。

然而，清染宫负责送请帖的女官，最近却为请帖送不出去而愁容满面。

长公主下了死令，这份请帖务必送到凤止上神的手中。可她努力了半个月，却连那位上神的面都见不到——实在是鞭长莫及啊。

在长公主的寝殿前叹了一口气，终于一脸从容就义的表情迈进殿内。衣着华贵的女子正懒洋洋地坐在美人榻上，伸着纤纤玉手逗弄那只上个月自南海送来的鹩哥。那只鹩哥是普通禽类，却可模仿世间千般声响，深得清染宫主人的欢心。

虽察觉到女官的到来，女子的眼睛却依然停在那只鹩哥身上，懒懒问道：“可是凤皇那里有了消息？”

女官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奴婢没用，请殿下降罪。”

那只鹩哥立刻尖声重复：“奴婢没用，奴婢没用！”

逗鸟的手一顿，女子的声音微冷：“可是他不愿意来？”

女官把头埋得更低一些：“回殿下的话，奴婢并没有见到凤止上神……”

锦嫔的眼风扫她一眼，淡淡评价：“倾尽清染宫之力，都找不到一个人，你

这个女官当得果真无用。”

小女官肩头微微一颤，小心翼翼地寻找合适的措辞：“殿下，并非奴婢找不到凤止上神，只是，凤止上神所在之处，委实不是奴婢这样修为的人可以硬闯的，恐怕就连清染宫修为最高的神将，也不敢冒险一试，还请殿下明鉴。”

锦婳闻言，将鸟食喂给鹩哥，眯起眼睛：“哦？凤皇他在何处？”

小女官吞了一下口水，不敢看她的脸色：“禀殿下，凤止上神如今在极望山中。”

极望山乃混沌钟所在之处，因山中极寒，又因混沌钟神威强大，单只靠近就有灰飞烟灭的危险，别说是清染宫的神将，这世间恐怕少有神仙能面不改色地进入极望山。

锦婳蹙起眉头沉吟：“上神去极望山做什么？”

小女官身子颤了颤，虽然主子问了，可她实在是不敢说，可是她不说，主子早晚会从别处得知，只得咬了咬牙，道：“不知殿下还记不记得，百年前崆峒的沉朱上神被罚入混沌钟，听说，凤止上神随后就入了极望山，有人说……”

“如实道来。”

“有人说，凤止上神会不会与沉朱上神有私情，否则，也不会不顾极望山中的寒气，一伴就是百年……”

不等锦婳反应，那只鹩哥就已尖声学舌：“有私情，有私情——嘎——”鹩哥突然被惊飞，扑棱棱地在殿内盘桓几圈，停在了远处宫灯的灯罩上。

锦婳望着失手打碎的白玉钵，精致的眉目上染了一层冷色，许久，才有些怔然地道了句：“好一个有私情。”

百年前，崆峒帝君沉朱与天族二殿下长陵的婚事将近，却因违抗玄天诏而被罚入混沌钟受罚，本该举办的婚事自然也因此延期，她若是同凤皇果真有染，却是要将天族的颜面置于何地？

锦婳的手指缓缓掐紧，脸上情绪莫测。她与帝尚虽然诞生于天族，却并非一开始就有如今的风光，他们的母亲原本只是个地位低下的仙娥，并不得先帝宠爱，兄妹二人从小便饱受欺凌和歧视，能够有今日这般的地位，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她与帝尚花了数万年才得到的东西，那名小帝君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已获得，甚至拥有远甚于他们的尊崇和荣宠。就算是修为资历远高于她的自己，见了她也要恭恭敬敬地称一声上神。

天底下哪有如此没有道理的事。

虽然不甘心，却又不得不承认，仙界尚不能树敌崆峒。

毕竟关系天地运数的五大秘境，虽然自身也在万千劫数之中不断完善，目前却仍然无法斩断与崆峒的联系，上古的神威纵然已十分稀薄，却仍旧足以左右整个六界的局势，否则，当年崆峒动荡，也不会酿成那般大的祸事。

想到适才女官的说法，她那张不苟言笑的面孔上，更是袭上一层冰冷和清寒。凤止，你真对那位崆峒的小帝君动了心思吗……

小女官望着自家主子，战战兢兢地劝她：“殿下息怒。说不定，此事还有其他内情呢？听闻沉朱上神野蛮粗鲁，凤止上神怎么可能会看上她呢，毕竟，连殿下这样端庄贤淑的美人都……”

这句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就听女子冷冷道：“你是不是想说，连本宫这样的人都不入他的眼？”

小女官欲哭无泪地想，自己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极望山中。

百年的力量可使凡人青丝成雪，却不能使极望山中的寒冰有分毫消融。这里是天地至寒之处，乃六界有名的险境，山中灵力密布，混沌钟的神威亦震慑着四方的生灵，尽管有神力护体，银发碧眸的神君依然在踏入山中的瞬间感受到刺骨的寒意。

极目远望，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一座大钟巍峨耸立，自繁复的上古神纹之上，源源不断有神泽扩散开来，试图阻挡任何人靠近。

白泽以本元之力撑起仙障，踩着覆满坚冰的土地行到大钟附近，大钟十里开外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木屋，屋外摆了石桌和石凳，围着一圈简易的竹篱，尽管山中风雪肆虐，竹篱内却不受影响，石桌和石凳都干净整洁。

能够在如此靠近混沌钟的地方撑开仙障，证明木屋的主人实力逆天。

白泽轻车熟路地以咒术破开仙障，推开了小木屋的门，房中却空空如也。

他退出来，低声道：“又出门了吗？”

他十次来访，总有七八次主人不在，已经习惯了。

此时，一名青年正独自在漫天大雪中，身上是一袭干净的白衣，风雪中不辨眉目。只是，在这环境恶劣的极望山中，他却闲庭信步一般，淡然地朝混沌钟靠近，山中遍布的灵力和混沌钟的威慑，在他面前荡然无存。

他行至混沌钟前，长身立下，目光虽然落在钟身上，却似透过它望向里面的

东西。他不顾混沌钟上的灵力对自己身体的排斥，抬手放至其上，声音低而柔：

“阿朱，还有半个月……”眉眼淡淡地敛下，“不怕你笑话，本君虽然宽慰你，一百年很快就会过去，可是这百年来，本君却每日都想要将混沌钟打破……你可知本君忍得有多辛苦？”

有冰冷深沉的气息自他掌心漫出，缓缓酝酿成肃杀凛冽的杀意，混沌钟似乎感受到那自外部而来的毁坏之意，立刻调动灵力与其对抗，凤止眉眼刚刚沉下去，便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凤皇，住手。”

他将手收回，负于身后。

白泽疾行到他身后，面上虽无表情，语气却郑重：“不可以，会害了沉朱。”

他敛眸：“白泽，本君心中有数。”温润的面孔转回混沌钟，淡淡道，“本君原本想，她那样爱热闹的性子，怎能承受得住百年的孤寂。可是最近本君才悟透，原来那个承受不住孤寂的人，其实是本君。”叹一口气，“她或许……连见都不想见到本君呢。”

白泽瞅了瞅他，道：“沉朱不想见你，你就离她远远的。”

凤止脸色暗了暗，继而轻笑：“离开她？白泽，此事由不得本君。”

白泽想起他答应墨珩上神要照顾沉朱，向他保证：“吾会保护沉朱。夜来也会。崆峒的十万神将，都会护好她。”

凤止挑了挑唇角：“所以到头来，只有本君是多余的吗……”

在混沌钟内度过的百年时间，于沉朱而言，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最难熬的当数最初的几日。她整个人都浑浑噩噩，满脑子装的都是墨珩的那些话。日日夜夜，不眠不休，也许是太久没有合眼，最终累倒在一片混沌之中。

醒来后，她缩在地上，失声痛哭。

也许是因为四周没有光，让她觉得害怕，又也许是因为她心里难过，需要借眼泪发泄。

她发现有些事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比如为什么在得知素玉的死因时，自己心中竟无任何波澜，为何她的第一个念头竟是为墨珩开脱。

她告诉自己，素玉的死是没有办法的事，墨珩身为龙族的上神，不能为了私情弃天下苍生于不顾，他当年为了崆峒甘愿耗掉自己的一半神力，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又怎么会牺牲素玉？只怕，当时的情况已经严峻到超出他的控制了吧。

她没有办法恨墨珩，素玉生她是恩，墨珩养她……又何尝不是？

还有凤止。千神冢的封印何等重要，若非事情严重到一定程度，他也不会把

算盘打到她的头上。他本有无数机会可以取焱灵珠，可是他没有。如今想想，他第一次拒绝她的时候，或许就已经决定了收手。

他想让她离开他，离得远远的。

如果他没有来崆峒，或许有一天她会把他忘了，她做她的崆峒当家，他当他的凤族帝皇，永不相见，各安天命。可惜，他自己却先动摇了。否则，也不会陪青玄君来崆峒蹉浑水。

向来从容淡定的上古尊神，竟也有管不住自己的时候，此事约莫还是她沉朱捡了便宜。

她与他都身不由己，她恨他又是做什么？

她只是有些可怜他，也可怜她自己。

他们都是这世上最尊贵的神，可是连爱一个人，都由不得自己选择。

她自然不能一直软弱，哭过之后，还要想办法打发这百年时间。

这里什么也没有，她能做的事情有限，唯有静心入定，调理内息。

她打小就喜欢耍刀弄枪，不热衷内在功法的修炼，所以拳脚功夫虽好，对神力的控制却毫无章法。尤其是她的体内还存在着包括焱灵珠在内的两股神力，有时候，二者会在体内互相冲撞，发作起来生不如死。所以墨珩才一再叮嘱她，在将焱灵珠的神力彻底化为已有之前，绝不能擅动本元之力。然而，焱灵珠神力巨大，虽已与她的神元相融，却只有不到一成的力量可供她自在掌控。只要一日不将焱灵珠化完，这些无法控制的神力，有朝一日便可能在她的体内暴走，九千年前素玉造成的那场大祸，也可能再度重演。

一想起素玉，本就没有神采的眼眸就更加暗淡。

那个给了自己生命的女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为何会做下那等疯狂的事？

她将这些杂乱的念头逐出脑海，原本只是想借静坐调息打发时间，可是试着将丹田的气息在体内运行了一个周天之后，她却惊讶地发现，焱灵珠竟一点点转化为神力，融进了她的神元里。

原来，素玉仙逝时怒火冲天，所结的焱灵珠自然也因此带上了极大的戾气，这也是她难以掌控焱灵珠的原因，可是，混沌钟的神威却将那份戾气稳稳镇住，为她将焱灵珠的神力化为已有提供了方便。

她心情复杂地想，自己竟是因祸得福了吗？

自发现此事之后，她便开始专注于转化焱灵珠的神力，若能够将焱灵珠化尽，也算是没有白白浪费了这个机缘。

混沌钟内没有光，不分昼夜，她把心思都放在了淬炼焱灵珠的神力上，对时间的流逝无知无觉。

她按照炼气化神的最基本方法，将焱灵珠的神力提出一缕，在身体内按经络路线循环、周转，过三关沟通任督和十二经脉，使之通达全身。

这个过程虽然缓慢，却颇有成效。

焱灵珠的神力，她花了九千年时间只勉强强化了一成，想在短短百年内将剩下的全部化完，有些不大现实，但她明显感觉到，神力提炼的速度越来越快。照这样的速度，百年内她的神力或许可以有三成提升。

在马上就要突破三成大关时，她却强行中止了在体内周转的神力，神力虽落回原处，她的脏腑却不堪压力，鲜血瞬间喷涌而出，她咳了半晌才止住，抹去嘴角的血渍，一边撑在地上喘息，一边静静等待灼烧感自体内褪去。

不能再进行下去了，九千年的修为，还不足以承受焱灵珠无穷无尽的神力。她自语道：“沉朱，你的身体已到极限，不可急功近利。”

剩下的时日，她没有再动焱灵珠，选择专心炼气化神。

这一日，一声闷响如同春雷骤起，将闭目养神的少女惊醒。

眼眸缓缓打开，瞳仁如同黑色的琉璃，清亮而纯粹，却深渊一般漆黑。

百年之期，总算到了吗？

此时，崆峒的众位将士皆神情肃穆地注视着面前这座上古神钟的开启处。玄衣玄袍的神君立在十丈开外，秀气的眉目间难辨喜怒，可微抿的双唇和不自觉握住的手，却显示出他的紧张。其余神将在他身后更远的地方等候，再靠近一些，就有被混沌钟的神威误伤的可能。

有些老将忍不住唏嘘，就连夜来神君都难再进一步，凤族的那位帝君，究竟是如何在此地一住百年的？忍不住四处搜寻，总算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找到他的身影。一袭白影，静静站立。那名唤凤止的上神正望着捏诀开启混沌钟的白泽，神情淡淡。

都这个时候了，竟还这般沉得住气，这位上神的耐心，可真叫人佩服。

不等叹完，众神就突然被一股来自远古的力量震慑住了。

混沌钟开启，整座山的灵力都受到影响，众神慌忙屏住呼吸，伸长脖子盯紧前方，生怕错过了百年后见帝君的第一面。

无人注意到，那个白衣的身影此刻不由自主地朝前行了两步，却又忽然立住。

凤止将呼吸缓了缓，没再继续上前。

还是暂时躲一躲吧。她一定不想第一眼就看到她不想见到的人。

不知谁发出一声惊呼：“帝君！”

心跳声陡然响了起来，在按捺不住的躁动中，凤止紧紧望着被白泽牵在手上缓步走来的少女。

头发已经长及脚踝，以木簪松松绾住了一缕，顺着黑色的外袍静静垂下，挡住眉眼的额发被风吹开，露出一双沉静秀气的眼睛。

他一瞬不瞬地看着她，目光落到她赤着的双脚上时，眉间蓦地一紧。身体不受控地上前，却已有个玄衣的身影抢先一步朝她奔过去。

夜来半跪至她面前，化出一双鞋来，为她仔细穿上。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只是垂头看着他的动作，唇角浅浅勾了勾，脸上却没有一点笑影。

夜来为她把鞋穿好，解开自己的披风披在她肩上，将她看了又看，才道：“帝君，可以回家了。”

其余的神将纷纷朝她行礼，齐声道：“恭迎帝君回华阳宫！”

白泽立在沉朱身侧，见她四下张望，像在找什么人，问道：“沉朱，你在找谁？”

沉朱没有找到墨珩，神色难掩失望，敛眸：“没什么。”淡淡道，“回去吧。”

她抬脚往前，从凤止身边经过时，被他唤住：“阿朱。”

她头也不回，冷淡应道：“何事？”

凤止眼神微微暗下去，努力露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笑脸来：“没什么，只是阿朱似没有看到本君，只好出声提醒。”

他今日虽低调了些，却不信她没看见。她只是不想看见吧。

沉朱自然早就看见了他。

实在是很难不注意到。

她冷淡应道：“百年不见天日，眼睛总归是有些不大适应，没有看到凤皇，望凤皇不要见怪。”

凤止听罢，立刻紧张地上前一步，手抬起：“眼睛？让本君看看。”

她却避开他，道：“凤皇就不必费心了。夜来，不过是接本神回家，何苦惊动外人？”

一个“外人”，说得凤止身形微微一晃。

夜来蹙了蹙眉，道：“其实，凤止上神这百年……”

凤止却打断他，淡笑着问她：“本君不请自来，让你不开心了？”

沉朱调整了一下情绪，将脸转向他，眸子里没有一点暖意：“这么说，凤皇是来为本神接风的？连本神的未婚夫婿都没有来，上神又何苦操这份闲心？”面无表情道，“上神请回吧。若是因此传出什么不好的话来，无论于本神，还是于你，都没什么好处。你觉得呢？”

凤止敛眸沉默，半晌后，才缓缓道：“是没什么好处。”

她看向他，脸色缓缓：“所以，为了你我的名节着想，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说罢，自唇角牵起一笑，下巴轻轻抬着，显得有些骄傲，“凤止上神，你我今日，算是扯平了吧……”

凤止明白她话中之意，看了她很久，才答道：“是啊，扯平了。”

“凤止，后会无期。”

她说罢，携白泽和夜来等人离去，再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乌云散开，阳光缓缓洒落山巅，白袍的神君独立良久，忽而低喃：“阿朱，你要同本君后会无期，本君……答应了吗？”

一行人渡过太虚海，落到崆峒的仙门外，沉朱望着前方紧闭的界门，不由得顿了一下。

界门高达百丈，以上古的神石砌成，散发出古老的威严，不过百年的时间，这座历经数十万年岁月依然庄严挺立的大门，竟似被时间风化，隐隐透出些沧桑之感来。

白泽见身畔的她失神，抬手在她头顶按了按，她回过神来，摇了摇头。境由心生，她自己感慨百年岁月悠悠，才会看什么都有隔世之感。

不等白泽以神力开启界门，大门就自内打开，成碧元君率人迎来，一看到被簇拥着归来的少女，鼻子就酸了一酸。她将眼泪忍回去，换了声：“帝君……”

沉朱望向她：“成碧，本神回来了。”

成碧听到她的声音，终于抬袖抹泪，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上前代替白泽扶着她的手臂，与她身后随行的夜来交换了一下眼神，垂首道，“凌兮殿已打点妥当，帝君刚刚自混沌钟归来，定然疲惫万分，奴婢先陪帝君去休息，再设宴为帝君接风洗尘。”

沉朱道：“洗尘就不必了。”脸上露出一丝困惑，“为何是凌兮殿？本神住惯了云初殿，没打算搬出去。”

两百年前，为了让白泽能够吸纳更多灵气，她搬至云初殿与墨珩同住。白泽破壳之后，墨珩没有赶她，她就顺理成章地赖在了那里。

成碧闻言，明眸中滑过一丝痛楚。沉朱没有注意到她的情绪，只道是墨珩还没有原谅她百年前的莽撞，神色黯然，低喃：“住得远些，也好。”说罢，便往凌兮殿的方向缓慢行去。

成碧低眉顺眼地跟上她的脚步。

路上，沉朱问她百年内有无大事，她挑些重要的一一简述，想起几日前收到的帖子，便道：“对了，九重天的清染宫递来了一份请帖，邀帝君出席锦嫣长公主的寿宴，奴婢本想代帝君回绝，可那锦嫣长公主的侍女却搬出天帝的名号来……”窥探她的神色，问道，“要不要奴婢随意寻个理由回了她？”

沉朱兴致缺缺地打了个哈欠，随口问她：“锦嫣长公主是谁？”

就知道自家帝君对九重天的红人没兴趣，成碧叹口气，向她介绍道：“这位公主啊，是天帝一母同胞的妹妹，出了名的高贵冷艳，据说身上还有稀薄的凤族血统，与凤止上神似乎还有段渊源。”没有注意到身畔少女微变的脸色，兴致勃勃地说起八卦，“听说凤止上神救过她一命，她差点儿以身相许，不过后来……”

身后传来一声：“咳。”

成碧应声回头，见夜来神君将手拢在唇边，一脸严肃地朝她摇了摇头，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慌忙捂住嘴，默了一会儿道：“奴婢还是替帝君回绝了她吧。”

沉朱却沉思片刻，道：“不忙，本神初回六界，不好给人留下一个冷漠古板的印象。既是天帝的意思，就替本神应下吧。”

经历了混沌钟内的百年，她想明白了很多事，也想明白了墨珩对自己生气的原因。作为崆峒的帝君，她太不把自己的身份当一回事。常听老一辈的神将说，她同素玉的性子几乎无二，墨珩大概是在她身上看到素玉的影子了吧。

崆峒实在是不能再出一个素玉。

成碧听了她的话，神色微怔。帝君这次回来，好像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似乎比从前更加沉稳，也更加顾全大局。可是，这样的帝君，却有些陌生。

她还是更加喜欢从前那个率性而为的帝君。

忍不住望向身后的夜来，他的眼中亦有同样的忧色，不过很快就换上坚定的神色：“帝君，属下陪你去。”

白泽亦道：“吾也去。”

沉朱却不置可否，小小的身影在白玉石桥上立住，望向远处的云初殿。适时，她神色淡漠，眼神平静，身上散发出一种苍凉寂寥的气息。夜来望着那道身影，暗道，在混沌钟内的百年，她究竟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和消化了多少啊？百年前得知那些事，于她而言，无异于遭到了最信任之人的背叛，她的内心岂能好受。

在她饱受煎熬的时候，他竟不能陪在她身边，作为贴身护卫，委实失职。

不过，此番自混沌钟归来，她身上的神力仿佛比从前浑厚了许多，萦绕在她周身的气泽也更加收放自如。不过百年，修为竟能有如此提升，果然如那位上神所料……

沉朱回华阳宫之后，只休息了一日，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这段日子，她让成碧搬出九千年来的卷宗，细细过目。

九千年来，她虽被当成储君对待，却没有正儿八经地接触过政务，年纪小的时候，一切事务都由墨珩处理，稍微年长一些，墨珩开始从卷宗中挑出一部分给她过目，后来，大事小事，便都来过问她的意见，弄得她一个头两个大，不过坚持了几个月，她就一本正经地找墨珩撂担子。

“墨珩，我不介意你独揽大权，日后这些卷宗，我不看了。”

墨珩放下手中书卷：“本神可以独裁一时，总不能独裁一辈子。你难道就愿意做一个空无实权的傀儡帝君吗？”

她认真道：“自然愿意，墨珩，你能代我掌权，我简直求之不得。”

墨珩轻斥一声：“不像话。”

她绕到他背后为他揉肩：“墨珩，我这个神位本就是争取来的，你当年担心华阳宫无主，六界会乱，才要立我为储君，可是有你在，我究竟有没有实权，根本不重要。我愿意做这个傀儡，你想做什么，我就替你做什么。”

墨珩听后，却将她拉至面前，神情严肃：“本神唯一想让你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君王，沉朱，有朝一日，你要让本神可以放心地把崆峒交给你。”

那时她年少，没有听明白他话中的意思，却为他话中的郑重感到一丝不安，慌忙扯上他的衣袖，问他：“那你呢，你要去哪里？”

他顿了片刻，敛眸浅笑：“本神老了，还能去哪里，自是寻个清静的地方安度晚年。”

她听后，小脸缓缓皱起来，郑重地教育他：“墨珩，作为辅神者，你要一直陪在本神身边才是。”

思及往事，唇角不由得漫上一丝寥落的笑意：“说什么安度晚年，很让人伤感啊。”

何况，当年的墨珩，分明还很年轻。

她记忆中的墨珩一直都是那副模样，明明生了张惹桃花的脸，却总是绷着脸，不苟言笑，宫里的仙娥觉得他刻板严肃，都不敢与他亲近，敢亲近他的，也

只有她和成碧了。

不过，成碧那丫头是被他捡来的，对他的感情自然与旁人不大一样，可那丫头提起墨珩的时候，似也是敬畏更多一些。

想到此处，沉朱微微顿下来，她很小的时候，墨珩似乎时常外出，那时他的身体还没有现在这般衰弱，大约有百年的时间，他频繁下界，也不告知究竟去了何处，她只记得有一次，墨珩自外界带回一个浑身都是煞毒的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就是成碧。

当时，墨珩是从何处捡到成碧的来着？

沉朱放下手中卷宗，传成碧入内，询问之后，小女官的脸上露出一丝困惑：“帝君怎么突然想起了这个？奴婢嘛，当年刚刚拜入仙门，被坏心眼儿的师兄骗入云渊沼泽，差点儿就丢了性命。若不是墨珩上神出现，奴婢只怕早就被煞毒毒死了……”

小女官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沉朱却在听到“云渊沼泽”这四个字时大脑一空。

她终于知道墨珩那百年为何会频繁下界，又为何每次归来都要闭门静养了，原来，他一次次出门，都是去云渊沼泽。

他本就因崆峒的大乱损耗甚多，如此频繁地出入天地间煞毒最重的地方，身子骨怎能不每况愈下？

耳畔成碧的声音轻下去：“当年，墨珩上神怎会去云渊沼泽呢，若是能好好养着，后来身体也不至于……”

沉朱的目光落到摊在桌案上的卷宗上，上面还留有痕迹古老的批注，字如其人，端正而刻板。她的眼里划过一抹复杂：“我知道墨珩是去做什么了。”目光缓缓沉寂，“他在找一个人。”

墨珩贵为龙族的上神，想找一个人，只需一个旨意，便会有千军万马代他去找，可他究竟是因为什么，非要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独自出入凶险万分的云渊沼泽？

他究竟在找什么人？

思及此处，沉朱再也坐不住了，立刻起身离开房间。

成碧看到她突然离席而去，急忙追上去：“帝君，你这是去……”

沉朱头也不回：“我去见墨珩。”

成碧脸色一慌，忙拦住她：“帝君，不可……”

沉朱目光淡淡：“他不想见我，我便等到他想见我为止，成碧，让开。”

成碧一路上跟着她，急得满头大汗：“上神有可能已经睡下了，帝君还是改